孝經大全

孝經大全卷之二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惡去聲○復稱子曰者蓋言未竟而又更端提緊要提醒處或問答偶間而更言之非引語也後倣此

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

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業小心之極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沈宏云親至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曰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慄是爲敬心拜伏擊跪是爲敬迹○羅氏汝芳曰子不思父母生我是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達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即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虞氏淳熙

曰凡人愛惜父母之身便不敢嫌惡衆人與我同受之身尊敬父母之身便不敢輕慢衆人與我同愛之身原來我與人不曾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所以立起萬物一體之身連四海百姓都不惡他慢他直至親尺然後是愛敬的盡處到盡處將人人學做孝子人人都無怨心此事非天子不能　那得正義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其親網剩按此似後　層事於不敢字不切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蓋天子之孝也

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謂爲天

之子指有天下者言表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白虎通曰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傚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爲儀刑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舜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伊訓曰唯我商王立愛唯親立敬唯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孔氏疏曰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立愛唯親立敬唯長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親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illegible]則下傚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敬其親者[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親者亦莫敢不至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者○王氏良明哲保身論曰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能愛身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此仁也所謂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葢

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葢者約詞有

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畧言之爾故下必引書以明之

按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畧也劉獻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鄭註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方氏學漸曰愛親者必愛身愛身者必愛天下敢有惡於人乎敬親者必敬身敬身者必敬天下敢有慢於人乎我無所惡於人人亦無所惡於我無所慢於人人亦無所慢於我愛敬始於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則無弗愛且敬焉合天下之愛敬歸之於吾親是為大孝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卽呂刑尚書篇名邢昺正義曰甫刑卽尚書呂刑禮記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晋而史記稱晋世家也

一人謂天子慶作善降祥兆民庶民也十億爲兆尚氏潜曰高宗宅憂亮陰三祀鄭玄註引孝經云言不文也恭黙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蓋孝經所謂喪三年而通於神明也三年不言德教大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虞氏淳熙曰孔子引尚書呂刑謂天子一人法舜之孝不敢輕易用刑便有祿位名壽諸般喜慶的事一人旣有喜慶的事兆民都受一人福蔭家家

和睦箇箇無怨與我前說天子盡孝瓦處都孝的說話一箇箇道理○朱鴻曰天子能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於人即一人有慶也德教遠被四海典刑即兆民賴之也

○鈞滄子曰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 按鈞滄子元隱士失其名著孝經管見以孝治天下立論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起是經自序曰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由是出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又曰齊栗底豫而風動四方視膳三朝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而四海永清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化美自生民以來無改也◎丘氏

濟曰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之人無不能愛能敬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祺按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蓋有重焉者以是知孝經乃孔子所以繼帝王而開萬世之治統者非沾沾於家庭定省間也

右第二章按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無也字今文爲天子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長上并

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泛溢也鄭氏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五代博士馬縞曰孝經云制節謹度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由縞言蓋亦準孝經制器矣○王氏守仁訓諸弟曰今人病痛大段只

是傲于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謙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謹守節度雖滿不溢

邢昺正義曰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于傾危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愼

守法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後侈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

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

出草廬吳氏曰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自驕雖高不危則不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恭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雖滿不溢則不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方氏學漸曰居上不驕非以爲貴也制節謹度非以爲富也諸侯之道宜爾也而可以長守其富貴故若不患祿位之不永而患吾道之不修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于天子也社即土神也此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皋倪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橫渠張子曰稷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

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白虎通曰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侯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

也侯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吳氏曰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

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

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班氏固曰孝經云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此蓋以和召和盛德通靈之一驗也

蓋諸侯之孝有終始

當如是也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能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于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得之則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先公之社稷和于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以爲孝之者莫大于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諸侯所當戒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

淵恐墜履氷恐陷按邢昺正義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如謂沒在氷下不可拯濟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虞氏淳熙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臨諸侯的長戰戰兢兢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的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氷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慎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這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事就如深水薄氷無有一樣不備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為孝我說山高要墜水滿要翻與詩說深水薄氷有何分別○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延平李氏曰此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謹按此詩是傳孝

心法乃曾子平生着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簀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于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薛氏瑄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身不可不謹○虞氏淳熙曰按此詩之旨是全孝心法後來曾子口詠此詩親傳弟子不但諸侯可行也○郭氏子章曰劉中壘較定孝經已傳于禩朱子始刪詩爲經餘改爲傳于章謂戰戰兢兢一詩實孝經大旨不觀曾子易簀諸乎啓手足啓予手予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平生戰兢至疾革始免即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也由此言之詩未可遽刪也○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右第三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為諸侯章

孝經大全卷之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德行之行去聲下擇行行滿同）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尚書皐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釆章各異○按尚書益稷篇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釆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

黻大夫服藻火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爲陽也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謂雉取耿介而文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袞而下八章也大夫藻火粉米三章也○周制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次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周以下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與古之象服顯異

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語曰服妖者志淫春秋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偪下

邢昺正義曰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

下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偪下謂服飾儉陋偪迫於下也禮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是也○許氏曰古人衣一冠韓博皆所以嚴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非法言是妄言也

武王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富鄭公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陳氏瓘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一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貧笑謔其違道遠矣必言謹則氣定心一氣要顓一心要顓一又曰進德則言自簡○蔡氏清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狂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

姦者也○又曰戒關乖其言言欲亮而貞由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懌惟古之聖賢分李然後語這天發重之後世而為經ノ皆爪觭日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介馳四由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撩存此心い尢爪時照日言語務在簡然不得巳而言亦不可多養心養氣之功个在此

用德行是僞行也

禮記王制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蘇老泉辨姦論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于經常之外游情溟涬脫畧名教自以為遜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拂經者是

曰邪慝墨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覲按卿大夫所居之位益輔翼人主秉持世教以為斯民標的者也衣冠言動之際不敢不謹如此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惡去聲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牽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扵

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正義曰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譏辱斯及故首章一敘不足而再敘言身此章一衆法服而三復言行也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王氏時槐曰儒者律身行已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妄萌一言不敢妄出一事不敢妄

爲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薄踐履甚者斁倫傷教其謂妙道在形跡之外此說倡人欲横流矣○呂氏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三者法服法言德行也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按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又按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寢之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上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上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或問官師一廟祇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或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卻是違禮朱子曰雖祭三代卻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吳氏曰古之大人凡士有家有宗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今宗廟子孫禰不祧霤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為宗子由觀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卿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朋成[illegible]也

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按卿大夫[illegible]王朝侯國之臣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正義曰次

諸侯之貴者卿大夫說文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拔卿大夫位以材進者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是位以材進也

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姦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法服法言德行之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皇侃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

見不假多求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至於後終宜聽總言謂人人相見先觀容服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卿大夫若能備大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援神契云卿大夫行孝曰恭恭以奉祭祭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備恭是榮親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懈居賣反

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為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怠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鄭氏詩牋曰仲山甫修其威儀

為王喉舌早晚小心翼翼式於古訓不敢懈惰專心以事君王共明哲保身不辱父母之道在此○按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喉舌相合法先王與詩中古訓是式相合

守宗廟與詩中明哲保身相合○上天經常不易之法傳與天子天子口代天言身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完全是天事就君臣父子之分論又完全是父孝順天子便是孝順天地孝順父母故立身保宗全在於此

右第四章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此言士之孝也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爲主

君非不愛以敬爲主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于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君則同于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

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性自然而然非有所強也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劉氏獻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或曰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所以致隆於一本故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長上聲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

無違〔薛氏瑄曰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衆之道○朱鴻曰移孝事君則盡心無隱爲忠移敬事長則循理無違爲順〕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正義曰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横渠張子曰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虞氏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于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于父亦應愛同于父故取父子之愛事君就與做不忍欺君之忠取父子之敬事君就與做不敢慢君之順總來孝君時連着孝親孝親時〕

述着孝君原無二道也即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正義曰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上之長 維祺按以敬之敬即承上敬同取敬之敬蓋以敬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同父而敬兄之敬在其中矣正義之解非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正義曰次卿大

夫者士也說文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不然謂之士○按士有上士中士下士一命爲下士再命爲中士三命爲上士○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于諸侯之士○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

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爲位○祭者

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皇侃云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呂氏本中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按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庶人則爲而不祭○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逮而人情猶有歉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爲義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夙音宿寐密反忝他點反

詩小雅小宛之篇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張子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虞氏淳熙曰引小雅小宛之詩言人生有如鶺鴒一身首尾相顧乃得全生又有如螟蛉兩個形體相負乃得化生父母生我不必言兒全我化我之人皆有生我之恩當得早朝起來夜裡睡去戰戰兢兢無忝所生方是孝子○黃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陶氏潛曰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薛氏瑄曰因誦朱

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右第五章 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爲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孝經大全卷之三 終

孝經大全卷之四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用天道也爾雅釋天云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斂冬為安寧安寧仰閉藏之義也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穫刈冬藏則入廩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分地利也按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

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梁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鄭氏曰身恭謹則遠耻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禮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董鼎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于刑戮侈用則傷財而

不免于饑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
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
○凡庶人及未受命爲士者既不得以事
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
○存古篇曰凡有綿帛父母未衣不忍先
著體凡有美鮮父母未嘗不忍先入口此
孝子之用心也○又曰世人憐各離父母
之養不肯盡心或有兄弟互相推諉至令
父母凍餓或富而力能養者在父母前多
粗率無狀求其敬且和者百無二三也嗚
呼孝道之失久矣

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
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
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
皆爲庶人○或曰學爲士而未仕與農工
商賈之屬皆是○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
畜以畜養爲養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

而養其親也○統觀夫子條陳五等之孝於庶人始以養父母言則孝之大指自可默喻○謹按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共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或曰孔子言天子至士之孝還不敢決定須着一蓋字又要引詩引書作証據惟此一節是爾見我

問的又何必疑他○西山眞氏作庶人章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歛豆麥黍米黍麻蔬果宜及時用功淺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畬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旣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護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鬬毆得休且休莫與詞訟入孝出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妄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旣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是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司馬溫公著古文據

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門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故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别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

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儆切矣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也患禍難也不能事親立身則禍難上文之其則天子不能保其天下諸侯不能保其國卿大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或曰此通結上文以重致戒勉之意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則禍患鮮有不及之者理勢之必然也○又曰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而具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四海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保守宗廟

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之效有如此者聞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

猶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而反以吾言之行與道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以警戒之○維祺按邢昺註疏及近世儒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内無外無久無暫何嘗有終始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通弟及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弟一章孝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灾害禍亂五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畏○又按孝經大學皆孔子格言而曾子與其門人筆記之故二書相爲表裏今親孝經結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爲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與大學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兩段氣脉文義皆酷相似後復反覆發明極其廣大精微眞天下萬世興道致治之本而大學久頒學官獨此經以淺近擯之祖龍煽焰金陵揚灰惜哉

右第六章按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至矣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何多子曰巳下四字今文爲庶人章○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又曰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巳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

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爲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今合爲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二雜祺按孝經大學大意相同而文體稍異大學首爲經其餘皆曾子以己意釋經各有次第故有所謂誠其意所謂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起語也孝經則仲尼曾子以次問答引伸觸類以極言孝道之大觀甚哉孝之大也敢問聖人之德若夫慈愛恭敬等章語氣相承結上起下即有推廣脉絡亦自貫串非雜引孔子之言以解經也不然曾子若以傳解經何無一語自解而全引孔子之言且既云傳矣一如諫爭哉親等章又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於傳

何居○又按孝經本孔曾一時問答之語或問以子曰字則記者見孔曾答問之外有更端以告者又有間歟而復告之者故指以子曰起之而意則未始不相貫也○又按孝經之引詩書者蓋聖人之言○春容不迫令人有餘味者若有間而意更親切如大學中庸凡語意所不盡多引詩書流了亦多用此體正使人詠歎反覆意味深長未嘗有所分斷間隔也○又按分章自劉向始并經文之舊題名則皆俗等所加也但以卷帙之多而分之又加題名便於識記如詩關雎幾章章幾句未嘗不分章也中庸有第幾章亦非子思之舊分章固無害也但題名如後章三才聖治紀孝行應感等章俱欠典切且此章雖明庶人之孝而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段乃總

結之與庶人章無涉亦總題庶人章則非也故皆刪之○草廬吳氏曰古文居上有開字按許愼說文所引古文無之上侍有下有坐字按居卽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竝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皆爲一例先王上有參字德之本敎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所以長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人之孝蓋九句之末竝無也字祿位作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係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疑皆僞稱得古文者妄增減改易以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維禎按草廬因斥古文之僞從今文矣乃分經列傳又頗駁朱子刊誤之說

中亦多所更定張恆謂草廬授子文
讀之文謂先生整齊諸說附入已見
不欲出以示人豈
亦有所未安與

孝經大全卷之四 終

孝經大全卷之四

孝經大全卷之五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讀行去聲下同

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

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即此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延氏篤曰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孝以心體根本爲先○河間獻王問董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董子對曰天有五行春木王生夏火王長季夏土王養秋金王收冬水王成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凡父之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願聞地之義對曰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春秋繁露

日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上上者丘行
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丘將莫貴於
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
者地之義也○邢昺正義曰經常也易文
言曰利物足以和義人之百行莫先於孝
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也孝爲百行之首是
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
行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
陵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
○虞氏淳熙曰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
天就是道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道箇
道理生出人來人就是道箇道理因他常
明喚作天經因他常喚作地義因他常
順喚作民行○董興曰天以陽生物父道
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
日經地以承順爲宜故日義人生天地之
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
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

即所以爲孝○朱鴻曰孝之爲道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西山眞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形有大小之殊理無大小之間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慈湖楊氏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本體無所不通無所限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曾氏端曰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又曰人生天地間上戴天下履地參兩

閒而立者不能以忠孝立身并大丈夫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

則法也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為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

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其化之神如此邢昺正義曰天有常明謂日月星辰明臨于下紀于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地有常利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慈湖楊氏曰民自滕下嬉嬉皆知愛親愛其親之心曰孝天之健行地之博載化生一以貫之按慈湖云孔子謂天地之經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依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依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自滕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illegible]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

之而無體川之而不可既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不息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化生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謹按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言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為義非也正義曰上言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為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分而言之則為義合而言之則為常也○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

之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好去聲惡烏路反赫許格反

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

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尊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尊之善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正義曰先王見因天地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

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先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兢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禁也○又日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無有遺悠其親者卽天子章之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是也易稱君子進德修業論語義以爲質左傳趙衰薦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爲舉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祺枝言人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因引詩添出非本旨也○鄉飲酒義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乎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往質爲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

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
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
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
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禮記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
謂跡見于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
之自跡以見皆當用禮以簡之簡之謂約
來也言心跡不違了禮樂則人自當和睦
也禊按導之以禮樂謂內外交養非禮偏
外樂偏內也○虞氏淳熙曰先王把愛父
愛母極大的愛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
恐遺棄二親就將此仁愛之所統與做德
義的與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全修百行
矣先把這敬父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之天
下人自然不敢好勇鬬很就將此敬讓之
節文與做禮樂的與他開導一番衆人都
都和順親睦矣又將禮樂之精與做將聽

的與他披露一番衆人便都怕犯禁令矣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與行曰不爭曰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韓氏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

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

虞氏淳熙曰孔子引節南山之詩謂尹氏不過太師其威光赫然百姓尚具瞻望正謂人君撫同天意俾民不迷尚且預于師尹何況明明天子四海具瞻可不立教以化民乎倘若有疑當取此詩爲證○維祺按學者多疑此章不知此章與天子之孝互相發明亦可作註解先王天子也教德教也博愛敬讓者愛敬盡于事親也德義三者皆德教也先之陳之導之示之加于百姓也民莫遺其親之五者刑于四海也引詩之師尹者

况一人也民兆民也其賂者賴之也○按鄭氏詮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邪民詔君臣同體相須而成殊非維祇按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廣川董子曰夫萬民之從利猶水之趨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胡氏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

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亦未知所以
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
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丘
氏濬曰在巳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
類而應之所謂正巳而物正者也○鄒氏
元標曰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
未必不四顧踟躕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
兒心動神洽聖人覺世從人所常有者提
撕之則人不汨於其難
而吾言之入也常易

右第七章前章之語巳終因曾子贊之
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
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今文古文皆有古文
天之經三句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
章○按朱子謂此章釋以順天下○

又曰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維祺按朱子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已悖蓋經文本意謂先王眞見身先之教可以化民是故必以身先之也是因其以身先教民而知

共眞見有如此也非謂見其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也朱子以而後二字易先之二字經固言先之未嘗言而後也○又按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蓋承上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之教上文兼言政教此獨言教者即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蓋謂政不如教也教即孝之教溫公自不必改教爲孝至先之以博愛十語文語精整先之以博愛與博施濟衆不同蓋即篤於親之義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義在後一屬於立愛惟親之序未嘗悖謬也○或問博愛與博施濟衆何爲不同曰博字亦無異但此謂博愛其親彼謂博施於衆且子貢所云博施濟衆亦不差但要博施又要能濟衆若必以此爲仁則求仁太遠太難是子貢欲在此遠處做孔子教以

近處做又教以方如要廣治人病須有良方始施得博濟得衆非謂博施濟衆爲非是也○或問博愛之義曰博猶明也篤也無方也巧變也不匱也純也篤也聚也論語事父母能竭其力君子篤於親禮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曾子孝子惟巧變詩孝子不匱左傳潁考叔純孝也張子聚百順以事親皆博愛之義也謂博愛其親非博愛民也○又曰博盡也致也備也本經自明不必他求愛敬盡於事親博愛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博愛也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博愛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合始中終而言亦博之義也然曰先之以日而民便有不敢惡於人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意思在其中○或問謂博愛爲博愛其親有據乎曰按說文博大通也又廣韻亦曰大也通也據本經文有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其大也至矣又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無所不通其通也至矣大而通其博愛也至矣故博愛爲博愛其親無疑也○或問近儒解博愛作博愛其民子獨言博愛其親何以知其然也曰以理揆之則知之耳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先謂博愛其民是不先之以親親而先之以仁民也於理通不去○又曰以經文證之則知之耳本句經文先之以博愛若謂博愛其民是後一層事不應言先於本句經文通不去前章經文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若謂博愛其民是愛敬先

加於百姓而遂刑於四海於前章經文通不去後章經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若謂博愛其民經不應自相矛盾而一則曰先之一則曰悖德也於後章經文通不去○或問凡經文有疑者作何解曰於理不可通者意見也於經不可通者信傳之過也是故以意見解經不如以理解經以傳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聖人之言千變萬化一以貫之只是個理要虛心體認始得

孝經大全卷之五終